

半岛“和平小船”在风浪中前行

■杜朝平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希望2019年能够经常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讨论朝鲜半岛局势

三方磋商第二次峰会

特朗普自去年6月在新加坡首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后，一直声称期待第二次“特金会”，今年伊始朝美就此展开密集磋商。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率朝鲜代表团于1月17日至19日访美，就朝美第二次会谈的具体事宜与美方磋商。金英哲受到美方高规格接待，与特朗普进行长达90分钟的会谈。访问成果随之显现，美国宣布第二次“特金会”拟于2月下旬举行，具体时间和地点将在稍后公布。金正恩23日接见金英哲，听取其访问白宫与特朗普讨论峰会等情况。金英哲向金正恩转交特朗普的亲笔信。金正恩对代表团在华盛顿的会谈情况和结果表示满意，并就做好第二次首脑会晤的准备工作提出任务和方向。

华盛顿的双边磋商刚一结束，斯德哥尔摩的三方会谈就开始了。据瑞典外交部消息，为筹备定于2月下旬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晤，朝鲜与美国代表日前在瑞典举行工作会谈，韩国代表也参与协商。此次会谈由瑞典政府和独立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主办，瑞典外交部没有透露具体的会谈时间和地点，但据瑞典通讯社报道，会谈在斯德哥尔摩西北部马拉伦湖的一处会议中心举行，于1月21日结束。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

斯蒂芬·比根、朝鲜外务省副相崔善姬、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度勋分别率代表团与会。瑞典外交部发言人埃米茨勒夫在会后表示：“本次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会谈涉及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包括建立信任、发展经济和维持长期接触。”韩国媒体则披露更多细节，除圆桌会议和韩朝、朝美之间的双边协商外，磋商还采取韩朝美三边协商的形式，就即将举行的“特金会”相关事宜深入交换意见。韩国代表团为缩小朝美之间的意见分歧积极斡旋，以求取得“突破”。

美向韩加收“保护费”

一边是朝美互动频繁，半岛局势持续缓和，另一边美国“狮子大开口”，要求韩国增加“保护费”，且一分钱都不能少。

据韩国媒体报道，由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问题引发的韩美外交矛盾，正升级成为两国“首脑之间的气氛较量”。继美国军方高层开出10亿美元（约合67.8亿元人民币）的底价后，韩国青瓦台要求外交部暂停《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实务谈判，开始亲自着手处理此事。

美韩自去年1月开始第10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谈判以来，双方在驻韩美军的防卫费分担问题上矛盾重重，迄今共举行10轮谈判，均以失败告终。1月23日，美军方高层向韩国下达最后通牒，要求韩国承担10亿美元军费，有效期一年。之前有韩媒援引外交消息

人士的话，美方坚持要求韩方承担12亿美元（约合80.9亿元人民币），或至少不低于10亿美元的费用，韩方则将一万亿韩元（约合58亿元人民币）设为谈判的底线。除金额外，韩美对于《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的有效期也存在分歧。有分析认为，美方提出将有效期从现行的5年缩短为1年，是希望先提高韩方的防卫费分担额，然后以此作为今年与北约及日本进行防卫费谈判的杠杆，之后可能进一步提高韩国的分担额。对于美国的漫天要价，韩国政府表示绝对不能超过国民心理上的“马奇诺防线”。对于美国“协定有效期1年”的要求，韩国政府也表示“极大遗憾”。

驻韩美军共有2.85万人，另有9000名韩国员工为美军服务，如果美韩在2月前不能达成一致，意味着韩方员工将无薪休假。外交部门谈不拢，青瓦台亲自来谈，不过让步的可能性非常大。美国早就表示，如果韩方不接受要求，将考虑以其他方式履行防卫义务。韩媒分析称，美国很可能抛出裁减或撤出驻韩美军的方案来向韩国施压，文在寅只能接受。

干扰因素一直存在

过去30年，半岛局势因朝核问题阴晴不定。自去年初朝韩首脑会晤及朝鲜宣布“弃核”并与中美保持沟通磋商以来，半岛“和平小船”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中启航。然而，美国没有放

松对朝鲜的制裁，多种干扰因素依然存在，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善，特别是美国不拿出实际措施来支持和鼓励朝鲜的“弃核”举动，“和平小船”搁浅、翻沉的危险就不会消失。

金英哲访美带去了金正恩给特朗普的亲笔信，信中提及朝鲜的无核化意志，但要求特朗普拿出弃核补偿措施，并称若美国不采取相应措施，朝鲜将会走上“新道路”。不过，美国对朝鲜的制裁没有放松。韩国政府早前决定向朝鲜提供20万人的抗流感药物“达菲”，原定于11日运送的这批人道主义援助药物至今也没有发出。虽然韩国统一部解释是“技术性准备问题”，但真正原因是美国从中阻挠。韩媒援引政府人士的话指出，“美方虽然允许韩国向朝鲜提供药物，但他们指责，韩国计划运送药物的车辆，违反了对朝制裁政策”。

与此同时，据日本媒体报道，驻韩美军拟重振在朝鲜战争时期创设的“联合国军”，以对朝施压。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最新报告搅局，称他们发现朝鲜的一个秘密导弹基地，该基地可以“提供核或常规打击能力”，且这只是朝鲜约20个“未申报”的秘密弹道导弹基地之一。日本也没有闲着，依然秉持对朝鲜无核化施压的路线。日方担心如果特朗普态度软化，会使朝鲜保留射程覆盖日本的弹道导弹。因此，日本正在加紧与美国协调，力图使对朝制裁得以继续。

环球时评

俄欧再商，《中导条约》问题难获突破

■方晓志

《中导条约》是冷战末期美苏为寻求双方关系缓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签署的条约，在世界军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但近年来，俄美两国相互指责对方违反条约，互不相让，美国甚至多次威胁退出该条约，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月25日，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在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中导条约》问题，虽然双方分歧较大，没有达成相关一致，但会谈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折射出北约在处理美俄关系上的矛盾态度。

一方面，北约同意在此次理事会上讨论《中导条约》，是对此前俄罗斯方面强烈要求对话的一种回应，释放出改善双方关系的积极信号。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北约始终在寻求改善的机会。此次讨论《中导条约》，也表明其试图阻止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意愿，一定程度上获取了俄罗斯的认同。此外，北约也认识到，其大部分成员国地处欧洲，如果美俄撕毁《中导条约》，欧洲的北约国家最先受影响。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很可能在欧洲再次部署中程导弹，必然会遭到俄罗斯的反击，俄罗斯脱离《中导条约》的限制，为突破封锁，很可能瞄准美国部署在欧洲大陆的导弹，使欧洲国家成为俄美两国军备竞赛的“人质”，这种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为此，北约极力反对美国退出条约。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向特朗普强调《中导条约》的重要性，表示该条约关乎欧洲安全。德国也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提出应在北约讨论该问题，因为这是“欧洲安全的基石”。意大利总理孔特表示，俄美需要保持对话窗口，避免事态严重升级，欧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成为“军备竞赛的辩论舞台”。

另一方面，美国是西方国家的“老大”，在北约框架内占据主导地位。北约为防止出现分裂，在很多政策上必须跟随美国。目前，在美国对俄指责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北约也对俄表现出一定的强硬态度。1月11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求俄罗斯遵守条约规定，表示不排除采取军事措施解决《中导条约》困局。1月24日，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在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面后，宣称俄罗斯承诺向西方国家军方展示9M729导弹的做法不能令人满意，未能满足《中导条约》要求，期待莫斯科继续履行《中导条约》规定的义务。

总体上看，由于《中导条约》归根到底是美俄之间的战略博弈，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对于阻止美国退出

《中导条约》影响力有限，同时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在价值取向上的巨大差异依然存在，在需要合作的关键领域缺乏利益共同点，其关系在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对解决美俄之争并不会有多大作用。一旦《中导条约》被正式废除，美俄军事对抗将会更加激烈，不仅对世界裁军进程形成严重打击，也将加剧本已紧张的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给俄罗斯和北约关系造成重大冲击，这些都是双方不愿看到的。因此，双方还将继续努力在相关领域保持有限的合作，尽力维护《中导条约》。（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乌前总统被判13年监禁

■常雨康

1月24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奥博隆区法院以“叛国罪”等罪名缺席判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13年监禁。据乌通社报道，检方指控亚努科维奇犯有“叛国罪”和“协助俄方发动对乌侵略战争罪”并造成人员伤亡，主要证据是亚努科维奇2014年3月1日曾致函俄罗斯总统普京请求利用俄罗斯军队和警察部队帮助乌克兰恢复“和平”和“秩序”。法官表示，亚努科维奇的做法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冲突打开大门。

亚努科维奇否认对他的所有指控，认为该案件具有政治动机，并以手术为由拒绝通过视频出庭。亚努科维奇的律师表示他们会对判决提出上诉。此次判决是乌克兰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对前总统进行审判，也是第一次对涉嫌多项重罪的前国家元首进行缺席审判，乌克兰议会甚至专门修改了有关缺席审判程序的法律。

亚努科维奇于2010年2月25日当选乌克兰总统，任期5年。2013年11月，乌克兰政府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欲强化与俄罗斯的关系，亲欧派支持者开始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多地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2014年2月，示威者与安全部队在基辅独立广场及周边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造成100多名示威者死亡。亚努科维奇之后被议会罢免总统职务并逃往俄罗斯，议会随后修改乌克兰宪法，并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最终亲西方的波罗申科当选为新总统。

在亚努科维奇逃亡俄罗斯之后，俄罗斯迅速采取行动，取得克里米亚地区的控制权，并参与乌克兰东部冲突。自2014年4月乌克兰危机以来，先后有超过1万人在冲突中死亡，国际刑事法院于2016年11月裁定，乌克兰东部的战斗是“乌克兰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国际武

装冲突”。

2019年是乌克兰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年，乌克兰历次选举都很激烈，获胜方常常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目前，乌克兰的政治格局尚处于碎片化的状态，各种力量都在加紧协调和交易，以图谋更大胜算。随着3月底的总统竞选不断临近，乌克兰国内可能面临着重大政治动荡，现任总统波罗申科和祖国党领导人、前总理季莫申科是总统选举热门人选。总统职位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仍然是个未知数，选举以后政坛出现变化的可能性很大，但再次发生“革命”的可能性目前并不大。

更重要的是议会选举。乌克兰宪法规定政府本身比总统职位更强大。在乌克兰，由议会任命的政府和总统经常处于争执状态。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2018年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占议会主导地位的波罗申科集团的支持率排在第三，目前面临巨大挑战。乌克兰此前一直是俄罗斯抵御北约东扩的最后屏障，但随着乌克兰加速倒向西方，俄乌关系骤然恶化，克里米亚入俄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地缘价值大大缩水，陷入尴尬境地。寻求连任的波罗申科在目前的民意调查中并不占优势，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大选，不排除波罗申科有借审判之举获取西方支持、为大选积累政治资本的动机。

亚努科维奇的13年刑期，下一步如何“执行”，恐怕还得看博弈双方的战略走向。俄罗斯与西方把乌克兰看作地缘政治博弈的平台，深度参与和影响乌克兰国内政治的进程，乌克兰危机也是俄欧、俄美之间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未来乌克兰问题仍将是影响欧洲局势走向的关键因素。

要撤军先增兵，美军能否全身而退？

■王 宇



美国已额外向叙派遣军人以便保障撤军安全

1月22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国防部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向叙利亚派遣额外的士兵组成安全部队为驻叙美军和装备提供安全保障，以确保撤军任务顺利进行。自上月特朗普宣布撤军叙利亚以来，美国政策表述屡有反复，具体行动举棋不定，由此引发的各方反应一波三折，充分反映出美军撤军的高度敏感性和对叙利亚局势带来的复杂影响。

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特朗普曾对外宣称“我们战胜了‘伊斯兰国’”，并以此作为主要理由支持其撤军决定。在多方力量的打击下，“伊斯兰国”在叙战场呈现全面溃败的态势。特别是打击极端组织的主力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在国

际联军的空中支援下，近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叙多座城镇和村庄，包括哈金镇、沙法村和苏萨村。据报道，“叙利亚民主军”23日攻下巴古斯村，标志着“伊斯兰国”丧失在叙利亚作为据点的最后一座村庄。

尽管“伊斯兰国”的“领土”基本不复存在，但鉴于恐怖主义活动特点，其组织形态难以根本铲除。叙境内“伊斯兰国”势力也适时调整策略，转向以刺杀库尔德高官、突袭美军巡逻队为活动重点，通过制造轰动性恐袭事件彰显影响力。1月16日，叙北部城市曼比季发生恶性恐袭事件，1名自杀式袭击者在美军巡逻队经过时引爆爆炸，造成2名美国军人、1名国防承包商和1名国防部文职人员死亡，“伊斯兰国”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因此，美军不得不就自身安全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伊斯兰国”卷

土重来。

此外，库尔德人安全问题以及同土耳其的立场协调是美国的另一大关切。土耳其把叙库尔德武装视作土境内分裂势力在叙的分支，自美军宣布撤军后便大举陈兵土叙边境，多次扬言对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库尔德武装发动军事打击。出于维系盟友关系的考虑，美国将“保障库尔德武装安全”设为撤军的前提条件之一，这与土耳其长期的战略诉求形成直接“对冲”，美土关系也随之起伏，致使美军的撤军计划面临现实障碍，难以迅速实施。

撤军留有模糊空间

自去年12月19日特朗普作出“让美国士兵回家”的明确表态，到今年年初对撤军行动将在“一段时间内缓慢进

行”的重新定位，再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和国务卿蓬佩奥密集的“中东之旅”，美国官方一直没有对何时撤、怎么撤给出具体的阐述。1月24日，美国国防部在回应有关叙增兵的消息时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确实在实施“有序的撤离”，在这一过程中，在叙美军的数量会出现波动，但仍然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透露美军具体的调动情况，并重申“撤军是基于叙各个地区内获得的作战数据、美方与盟友和伙伴的谈判结果，不应拘泥于任何期限”。

有分析指出，美国撤军的基调历经从“高调且急迫”到“低调且缓慢”的明显转变，表明特朗普政府因遭遇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而作出政策调整。自特朗普抛出撤军这个议题起，美国政策层不乏强烈的质疑和反对声音，并直接促成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辞职。加之事先缺乏同盟友充分的沟通，美国又被扣上“出卖盟友”的帽子。鉴于叙利亚问题盘根错节，美军是去是留“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美国在撤军问题上转向相对审慎的态度。

据报道，美军在去年12月从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叙东北部哈塞克省撤出一批50人的小分队，今年1月再从该地区撤出150人以及部分重型装备。从整体看，美军撤军虽付诸于行动，却保持非常缓慢的节奏。与此同时，美军或将保留叙南部同约旦和伊拉克接壤地区的阿坦夫军事基地，并就此同约旦和以色列协商，其用意是遏制伊朗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拓展。在伊拉克，美国决定在该国安巴比省再新建4个永久军事基地，将使美国在伊拉克的在建基地增加到9个。这表明美国在撤军问题上留有“后手”，通过加紧在周边地区布局，继续保持影响力。